

幻滅的愛

冬芽

帶淚的蟬聲，忽然像死一樣歇絕了以後，接着又是淒切的唧唧聲在荒塚亂石堆中彼此應和，將寒寂的秋意，襯的分外濃烈。夜闌枯坐，聽這秋蟲哀鳴，一聲聲刺入靜伏着的心坎裏去，好像從深山危崖裏迫出來的清泉，滴，滴，滴！滴在那殘碎的石片上，將四周已往的枯榮盛衰的神情都喚起了。遍山布着濃密的悲哀，殘碎的岩片，陷在這悲哀的重壓之下，依然激出一滴，滴，滴！」的回應，聽去十分淒寂。

受夠了一年一回刺截的心呵，而今又到淪劫的時候了！四圍的情境又是那是那麼可悲。微顫而深默的淡月，從窗外溜進，將空洞的小屋填滿了涼意。金風吹來，牆外幾枝瘦高的梧桐，瑟瑟地響了一陣之後，便有微弱的沙沙聲于極低處傳進耳膜裏來，寒顫的心便明白那一定有盈握的黃葉快地墮在地上了。探首窗外，更見有可怕的景象擺在眼前。成堆而濃密的牆角的黑影，豎立在帶孝的閃着寒光的壁探之間，顯出失去生命而在低泣的鬼的神色；無數瓦楞，也是黑一條白一條的交間輪着，一動不動，誰也會想像那些暴露在月光下的死屍吧！

孤寂而發顫的心的眼，赤露在這淒寂的秋之夜中，清晰地看到無數悲歡的往事，像影片

樣接續閃去。

突然這顆寒顫的心發了一怔，彷彿看到什麼特別濃烈的事而吸住似的。唉！是的，那一回藏在心底的事，不是也連帶洩露了麼！那一回最甜蜜却也是最悲哀的事啊？

唉，此刻明白地擺在我那心的眼前的，不是一個初秋的午後景色嗎？提起那一個下午，到如今，我的心便像陷在驚風駭浪裏那樣不安。不會錯吧，那是被久已消逝了的她底一封信所引起的。一張桃紅色的洋式信箋，幾行端正秀麗的小字，並且，尤其在字裏行間所兼達的總括的語意——「愛呵，我于今天下午前去看你」——這些，永遠刻在心頭的這些，自然此刻格外明顯了。

我明白記着，說來却覺好笑，當我接着那封信這時候，不知什麼原故，全身血脈便激射的很利害，一顆渴竭的心，也跟着躍動起來，彷彿伏在母懷裏的嬰兒在翻筋斗了；被秋陽照射的面，映在鏡中，現出紅的血色，而且時常不自知地牽唇微笑，彷彿在默念那句話：「愛呵，我于今天下午前去看你！」。全身頓覺有無限活力！

于是沉思開始了。一個肥長適中的姑娘，圓圓的面，遮在黑漆的短髮下面，特別光澤而且白皙，正像那露在樹葉叢中的一輪皎月，面上橫着一雙秀麗的眼，慈愛中顯出嚴正銳利，使

人看到，又愛又敬；身上穿着玄色老布旗袍，點塵不染，整齊有棱；足下踏着二雙黃皮鞋；真的，我彷彿看到這麼一個姑娘，獨自个于地穿過故宮，向我的寓所而來。

在腦膜中又映起她的身世了——這會引人發生悲感。子零一身，從舊式婚姻的鍊鍊裏掙脫出來，孤冷而又窮困，在那廣漠的北京城裏託足着。終於做了家庭教師，一面便考入一個私立的女子高級中學讀書，清晨深夜，奔走的很忙。我記得，想到這里，眼前便浮起她在奔走的一幕夢景：彷彿一個春天早晨看她從寓所出來，匆匆地走着，當頭一輪紅日，照在那鋪遍大地晶瑩白潔的春雪上，閃耀奪目，映的四周異樣光亮，雪被春陽烘暖，溶成含着暖意的春水，四散流在地上透出春機乍轉的消息。她的面上露着微笑，將這春意帶往校裏去了！然而，唉！傍晚時分，忽然黑雲蔽天，狂風走石，密蓬似的急雨，直打下來，刺骨的夜冷，凝布滿戶外街上，當然街上已經黑暗到不辨東西，人跡全無了。噢，看哪！一個穿旗袍的女子，一臂夾着書包，一手拿着破舊的雨具，從屋內衝進暗的街上，一時狂風急雨，奔騰而來，劈頭將那遮雨的傘劫奪，當她死力掙持的時候，夾在臂下的書包便「僕」的一聲落在地上，她急忙翻身去拾，那把傘便「呼」的一聲滾向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於是傾盆般的雨倒在身上，一股猛烈的刺骨的風，向她的面上胸前全力撲去，祇聽得「啊呀！」一聲，那個拼命

(4)

掙扎的女子倒在地上了！沒有一個人看見知道的！她是誰呢？本消說，正是我夢裏的她呵！她爲着什麼這樣咬着牙出去呢？唉，不出去，她怎麼能夠得到生活的費用呢？！

這裏我要告知讀者，這夢景是她在那年春天所經歷的事實，這事實，我們開始通信以後過了好多時候她才于信上寫給我看的，這時距她隻身到京已有三年，我們通信是在她快將畢業的最後一年，而且，終於發生了愛意。

閒文敘過不提。可怕的夢景在眼前閃過以後，我便又看着那封信在玩味，特別使我出神的，自然在乎那句甜蜜的話：「愛呵！我今天下午前去看你。」但是，不知什麼緣故，我忽然想着，這時已是初秋天氣，北地不比江南，在露天行走，很寒冷了。凍壞了身體而至于發寒熱，比我自己還得擔心，歷盡磨難的身體，不能再受摧殘的。而且，京城是萬惡之區，隨地有心地卑污的青年，路上或遭了意外的侮辱，她那迭受割裂的心，忍受得住麼？本來最好雇車，但是，你知道，她既窮困如此，一個錢也不肯用，連吃飯也不忍傾腹圖飽，有時祇吃幾個大餅了事，到什麼地方去，終是低着頭向前走，這回她來，不會例外吧。于是心中起了懷恨，爲什麼不即刻寫信給她，叫她不必過來，由我前去看她呢？我，有着這一雙奔跑慣了的腿，雖然被狗咬傷過一次，却還健步如飛。我這受慣了風霜雨雪的鼻子，更不怕意外的折

磨，即使遭了跌仆，痛喊幾聲，便會咬着牙忍痛起來奔跑的；即使真的一失足成了千古恨，那也十分甘心。總之，與其犧牲了她，毋甯犧牲了我。

這一個想念，迫着我不能再生了。我便將那封信端正折攏，小心藏在袋裏，站起來，匆匆跑出室外。覺得院子裏清涼異常，身子起了一個寒顫，不由的想起路上的天氣，心坎中充滿了憐惜的情意，剛纔緊張的情緒漸漸平復下去了。移步向寓門近處走去，終于呆立在寓門外的階石上，舉眼望向那條直對寓門的街的遠處，在灰塵迷濛中，見動靜多人，男女老幼，雜沓行來，他們都縮着頭，兩手插在袋裏，帶着蒼白的面色，顯得忍不住那高秋의 寒冷。我想：這是不會錯的，在這一流的人羣中，定會發見一個肥長適中，端正白哲的女子，這一想，使我在體味那句話的甜意了：「愛呵，我今天下午前去看你！」

(5)

遠遠望到有一個着玄色旗袍的女子行來，即刻想到：「許是她吧！」一顆靜默的心，微微跳動了一忽，兩脚不自知地移向前去，面上現出有光彩的微笑，然而走近去看時，却是一個陌生的人，不覺默默自說道：「不是，真的不是！也許還在後面呢。」于是珠手將袋裏的信一摸，已覺有點微溫，這微溫烘涵着一種甜意，滲入心去，映出這麼一句話語：「愛呵，我今天下午前去看你！」

(6)

果然不到一刻，真把我的心又激動的比前更利害了。原來在那街的轉角處，忽然閃出一個年青女子，遠望形像，一模一樣，而且彷彿看到她將眼光直射到我的寓所而來，似乎還覺得有依稀的笑容，是見着我才會有的笑容，她的手又像舉起來在打招呼了。此刻我那跳動的心，好像已經得着光明似的，開張的異樣廣大，全身血脈，流動的格外劇烈；面上露出比前更顯明的得意的笑容，不消說口邊便粘滿着那句話的濃烈的甜味了：「愛呵，我今天下午前去看你！」。

這時心中燃燒的火，好像催動輪軸似的，迫使我的足，亟速向前奔去，相距祇有一箭之遠了，那女子彷彿已明白我是在向她奔逐，突然現出怒容，舉起銳利的眼向我釘注，恰好和我那兩只瞋笑的眼，猝然相遇，兩下起了不調協的逆襲，頓時一股冷氣射進我的胸脯，失望與羞愧，染成了紅漲的面。我討着這個沒趣，掉轉身便走，狠狠的像一個逃兵！一會兒那女子已走在我前身邊，我壯着胆抬起頭來移眼向她偷覷，不料她也剛把怒眼橫掃過來，又是一回火併，看她尖俏的眼，還含着可怕的罵意：「白痴，不要臉！」。我無條件領受了這種侮辱，即刻掉過頭，自己埋怨自己，而又在安慰說：「這不過偶然錯會，回頭告訴了她，說不定她給我無價量的報償的：讓我接吻或是擁抱！」想到這裏，彷彿覺得胸前有幾個小的東西

開始蠕動，終於像初生的嬰兒，一個個跳到我的眼前在飛舞，滿眼閃着光彩，到處飄着濃香，將他們綴起來看時，便成了這句甜蜜的話語：「愛呵，我今天下午前去看你！」。

在路上徘徊了一回，終不見她急于地走來的模樣，身子也覺着有點疲倦而且寒冷了。於是踉蹌向寓所歸去，終於仍舊坐在室中在思想。忽然想着什麼似的，摸出時計來看，不禁喊了一聲：「唔！」。接着自己在譏笑了：

「這不是發昏麼？這時還祇一點多鐘，至少在三點鐘以前，她是不會來的，校課也很要緊呵，爲什麼這樣着急呢？」。

默默地坐着的我，覺得很無聊賴了。探手向袋裏摸出那封信又復重頭細讀。放在桌上的時計，發出「滴滴」的聲音，和手上的脈搏聲互相應和；靜主宰了全室。每次將信讀完，便掉頭向時計一瞧，覺得這時計今天走的特別慢了，一刻鐘工夫，平時轉瞬就過的，此刻像走一小時那麼遲緩了。其實計算分秒的圓圈並不擴大，而且擴大不了。于是想到時間的價值，想到生活的意義，想到塵身的歸宿。在這連絡的思路中，到處震蕩着那幾個字的光彩，好像表示那是從生命的靈髓中燃出來的火花，看哪！多麼美麗呵！那幾個字：「愛呵，我今天下午前去看你！」

我正在這樣沉思，忽然一個問題把我喚回了，那問題是：回頭她來了，難道情口坐談不成？這問題使我想到了清香甜蜜的梨。黃金般的薄皮，包着白晳清脆的肉，充滿了沁入心肺的甜汁，淡雅的像初戀時的情意，正可以解我們倆的枯渴。

「那末，就此跑往市場裏去。」

我這樣決定以後，便抽身從枕底摸出一塊錢來，納在袋裏，這塊錢是我繳過膳費所剩餘的，壓在枕底已有一月了。我帶着這錢，大踏步跑出寓外，向市場跑去。因為心頭有着不可思議的期望，精神十分煥發，一切清涼深沉的秋色，失去了可悲的樣子。街上兩旁一切呼喊喧擾的人世景象，不能擾亂我那活潑純真的心，便是像狗樣蹲踞在路旁的黃包車夫，雖然和平時一樣不來向我招呼一聲，我也並不覺得怎麼低眉了。我一路走去，彷彿前面照着許多燦爛的燈，照的周身都很光亮，燈上現出火蛇般的紅字，在跳動，在閃爍，迷住了我的心，只顧帶着微笑，向前走着。當我注集全身精力去認識那幾個字的時候，不覺驚異，那不是寫在我袋裏的信上那幾個字麼？你看，不是一樣的：「愛呵，我今天下午前去看你！」？

一忽兒，市場到了。往時，我很怕到這市場裏去，原來在那裏面，充滿着慾的誘惑——許多女人，在黃枯的面上，傅着觸鼻的香粉；兩唇染的血紅，好像剛喝過了人的血似的；項上

塗着白粉，領內着衣的一圈，才現出憔悴的皮，全身穿着紅綠閃炫的衣服，引動人的肉感。她們有時三五成羣，有時伴同幾個男子，在市場內蹀躞。忽而舉起枯渴的眼，裝出顧盼生姿的樣子；忽而嫣然一笑，表出嫵媚可愛的神情，其實都是矯揉造作，忍不住那胃的呼喊，罷了！然而她們却有一種驕傲。如果你是個外表不大像樣的人，無意地觸着她們身上一下，她們便舉起尖刻的眼，厭恨地向你一瞥，刻毒到恨不得把你收拾在這一瞥中似的。她們想，她們是在天上飛旋的天鵝，你不過一隻癩蝦蟆罷了。但是，我呢，上帝鑒臨，一點沒有想吃這些天鵝的野心，也不願受着這些天鵝的侮辱，當她們走近的時候，等她們剛待舉起眼來斜瞥的那瞬間，便將眉頭一蹙，嘴唇一豎，急促地掉轉面孔，直衝過去，意思是說：「討厭的女蟲！」

還同我走進市場去，神情可更不同了。因為內心已經充實，態度益發軒昂。仰着頭，跨大了脚步，衝進脂粉氣瀰漫的隊伍裏去，現出極端驕傲的神色，向那些「愛人們」輪換逼視，心裏似乎在說：

(9)
「今天的我已不是昔日的我了！我已得着真的生命得着真的光榮了！你們以為可辱的我到底有一個以我為可愛的她了！你們不相信，明天，或是後天，或是……終之定有一天，使

(10)

你們看到我們——自然我和她——也像你們那樣並肩走着，相視而笑，相對而談。我們的談笑中却有熱力，有純真的生命之火，就是有赤誠的愛！這愛的火將發出震盪的光輪，照着四周的一切物，那一切物便將變為燦爛溫熱：柱子將變為游龍，玻璃將變為銀晶，店屋將變為皇宮；在皇宮內陳列的衣服器具，食品玩物，一切一切，都將生動而有光輝了！呵，偉大而有生命的愛喲！……」

我想到這里，便記起 Milton 在他的 *Paradise Lost* 裏所寫的一段文來，情緒緊張着默地在心裏念道：

“With thee conversing, I forget all time;

All seasons, and their change; all please alike.

Sweet is the breath of morn, her rising sweet with charm of earliest birds;
pleaset the sun, When first on this delightful land he spreads,

His orient beams, on herb, tree fruit, and flower glistening with dew: fr-
agrunt the fertile earth After soft showers; and sweet the coming on of grate-
ful (veni g mild; the silent night,

With this her solemn bird, and this fair moon, and these—the gems of heaven, her starry train,.....”

我念着，很愉快地念着，忽然那句含着詩意的話語，燃遍了炫耀的火花，形成一條火龍，從胸前的袋裏浮湧在眼前，蜿蜒舞躍，又升到極高處去，終於高過一切，把全市場照耀的紅光觸天，一切物都在震盪，各式各樣的人都在奔馳驚呼，他們都看見那幾個發出火花的字，仰着頭異口同聲喊道：

「愛呵，我今天下午去看你！」。

這時我彷彿已得着極大的勝利，在場內大踏步跑了一週。終於時間要緊，摸看時計，恰好將打三點，於是趕緊揀定兩個頂好的梨，將錢付訖，却覺得那塊錢和我共床已有一月，一旦歸付別人，不免有難捨之情。

回到寓中，坐在室內，不免稍微感到疲勞，便深長地透了口氣。於是兩眼注視那兩個梨在凝思，似乎覺得她此刻已在路上，不過半點，就到了的，那麼這兩個梨怎麼安排呢？隨便放在桌上，似乎不大像樣，盤子是一定要的。便站起來將放在桌上那個茶盤拿過，用手巾細心揩拭，隨將兩個梨端正放在盤內。問題又來了：這兩個梨應該預先削好切好不？最後想

(11)

(12)

定，那是可以不必；等她來了再削固然未遲；或者索性請她動手，削好我們同時享受，尤有趣味。不過無論如何，削梨的刀，必須預備好的。于是又將箱子打開，取出一把西式餐刀，也用手巾揩拭一過，順手放在盤子旁邊。梨這樁事終于辦停當了。想她也就即刻到來了。舉眼四望，心中忖量，是否還有別的事須辦呢？呵，多得很呢！你看茶汁濃積的茶杯茶壺，不揩拭也許她會疑我落拓；零亂倒置的衣服書籍，不整理，也許她會怪我怠惰；灰塵高積的桌椅床鋪，不收拾，也許她會想我隨便；索性都將它們整理一下，隨即整理完畢。這使我不相信自已起來了。平時看到別人招待女賓特別慇懃做作，便覺不很舒服，此刻自己反怕有什麼不週到的處所了！

各事準備完畢，時候已到四點左右，便又走出室外，故意舒緩地在院子裏散步一回，表示不過在領略近暮的秋意。但是，唉！胸膛內那顆開始激張的心，却已感到莫名其妙的迫切。終于向寓門外走去，留心看着那在街衢中往來的行人。有時于噪亂中感到無限沉靜，激張的心也就迸出暫短的微顫。歡樂，恐懼，憂慮諸種情緒，間錯並發，迫使兩足移止無定。時而在階石上呆呆站着在深思；時而走進街衢，引長了頸子，點着足趾在瞭望，兩隻眼充滿着心坎的光，很負責似地在審察女人的形影。最後彷彿覺着有人在詫異了。模糊的神經，經

這刺激，便清醒如舊。

「長時在這裡徘徊，不是事體。」我想，「索性奔向前去，在有限的路上碰着她，見面的時間也得增加幾許，這種時間是極難得的！」

就此一路走去在深曠靜穆的蒼穹下面，伏着一條赤露的街，照着淡黃無力的秋陽，迎面來的儘是陌生的人。我那渴竭的心，好像陷在沙漠中的迷鳥，亟切地在找尋一個歸宿的處所！

我正在前進，忽聽到有一種熟悉的聲音，在我背後呼喊而來，回頭看時，不覺吃了一驚，那正是公寓裏的夥計。那個夥計見我扭身過去，便又喊說：

「×先生，有人找你，快回去！」

「誰？那裏來的？是男的還是女的？」我詫異地問他，他已走近了我。

「那是一個夥計，從南城來的，有要事和您面說，還有一封信呢！」

他說完，催我回去。我祇得拔步就走，心中填滿了懷疑，失望，和恐怖，獨自在思想：

(13)

「從南城來的夥計！不是她差來是誰差來呢？還有一封信！難道她竟不來了，不來倒

也好，你看天氣多清寒！反正那兩個梨一時不會潰爛的。但是她爲什麼不來呢？如果爲的事忙，那還不打緊，明天，後天，大後天，終有一天會來的。如果因爲發生了意外的事，譬如害病之類，那自然會使我寢席不安！我們隔的很遠，發起熱來，誰可聽她呼喚呢？而她又沒許多錢！一切苦難祇好咬着牙忍受！她的脾氣又是孤冷的，不願意隨便煩累別人。那末，除了我，沒有人憐惜她了！除了這兩樁事以外，祇有我所最怕的那件事了！這是不會吧，無論如何不會的！我們早有深切的了解；我們的境遇又是相同；而她又沒有別的戀人。至於別的束縛，簡直完全可以放心，一點用不着過慮。她不是歷盡艱苦，從婚姻的鍊裏掙扎出來麼？但是，唉！我的心爲什麼這樣發顫呢？我的神經爲什麼這樣模糊起來呢？我的身子爲什麼這樣寒冷呢？唉，我爲什麼這樣害怕呢？想起我接着她那封信——寫着：『愛呵，我今天下午前去看你』這幾個字的信的時候，不是也怕的利害麼？別人說我的心理已經有些變態了，我的蹉跌實在太多了，也許真的有點變態了吧！但是，這回想起來，確是可疑的，一點小事爲什麼不打電話告知我呢？爲什麼差了人又寫着信呢？唉，可怕的謎呵！』

我心中這樣激亂着，惘然跟着夥計走去，剛走到公寓門口，果然看到一個中年夥計似乎在

路上見他走過的，站在院子裏等我，不知怎的，我一看見他那種不大耐煩的神色，全身爲之一震，一顆心猛烈地跳着。他看着我們進去，現出正經的顏色，迎面走來指着我問寓裏的夥計道：

「這位就是X先生嗎？」

「是！」

當我們的夥計說過跑開之後，那個差來的人便從懷裏摸出一封信來，很謹慎地遞給我，說：

「這信是我們寓裏一位X小姐叫我拿來給你的，她，X小姐叫我對您說：這時候已是秋天了，一切都要格外珍重！其餘的話，都寫在信裏，請你自己看去！」

「X小姐在你們的寓裏嗎？她沒有別的事情嗎？」

我看了他那亟促的神色，聽着她那言外有意的話語，伸出一隻發顫的手，現出欲接而又不敢欲拒而又不能的樣子將那封信接了過來以後，急忙這樣問他。他便繃了繃眉頭回答說：

「X小姐！……她麼？她今兒大清早同着幾個同鄉乘車回南去了！他們是新來的。這封

信，她叫我這時候送來的，別的事我一概不知道。我就得回去，寓裏忙着呢。」

此時已是六點左右，寒日打斜，烏鴉鳴歸，清涼的院子，添加了初秋的夜晚，不消說比日中格外蕭條淒寂。我陷在這蕭條淒寂的暮景中，在發呆，似哭非哭，似笑非笑，一顆枯渴激張的心，好像受着利刃刺截似的，驚撞的幾乎粉碎了！那隻拿着信的手，逕自在發抖；腦筋已變為模糊；兩隻渴竭的眼，深沉地注定了寓門，彷彿表示不相信那個夥計所說的話似的。嘴裏却不住地默念着「她竟不來看我了麼？」這一句話！

終於一個奇怪的思想引動我的兩足捷速地跑進室內，但見全個房間，已變為薄暮的灰暗，所有床鋪桌椅衣服書籍這些應用物件，都淪在灰暗中互相透視，桌子上的茶壺茶杯，也呈着呆滯的神色；那放在盤子裏的兩個梨已失去了金黃的光澤，雜在各物之中，好像被視為生客似地那樣孤零靜寂！它們都像在等候我回去，見我走進房去，便各張着渴望的眼，逼視着我，彷彿異口同調地問我：「今天下午前來看你的她，怎麼不來呢？」

我陷在這些沉靜而枯竭的各物的逼視之中，帶着一顆割裂的心，想起她那種幽靜端莊的神情，想起她那種飄零艱苦的生活，想起她那寫着：「愛呵，我今天下午前去看你。」這句話語的信，一直想到她於去時囑咐我的苦意，頓覺人世滄茫，所期望的竟是夢幻，在窮

途中相憐而至於相愛的戀和我，從此南天北地，相見無期，不禁淚下沾襟。連珠般的淚珠在我那發顫的手裏這封信上，濕透了包在信皮裏面的一張淡綠色的信肉。於是迫不得已拿起剪子想把它一刀剪開，但是我那顆割裂的心似乎在驚喊道：「這是可怕的事呵！這是可怕的事呵！」那兩隻手便失去了精力，軟弱的至於發顫了。這樣過了一刻多鐘，微薄的夜幕已包裹了全地。射進房子裏來的祇有灰白的光線了。我便最後決定，提起剪子，將那封信一刀剪開，對着門外殘光讀道：

「親愛的：

(17)

這是我所夢想不到，也是你所夢想不到吧！我於寫出那封信以後的極短時間之內，便又寫這封信給你了！請你切莫悲哀，這是我們的命運！唉，親愛的，我祇得忍心告訴你了：我此刻已被我的父親們管束着了，他們是今晚六點鐘光景突然到來的，此刻都守睡在我的房門之外，我父親和我那個什麼人已下決心把我押帶回南方完成婚事去了！我已失去了自由，我已沒有行使自己意志的機會和能力了！幾年來的苦鬥，都變了過去無結果的陳迹！唉，親愛的！我祇得忍心告知你了：我已不是我自己的我了，我已在他們的威力征壓之下了，也許最短時間之內，人世間會再有我這麼一個人了！我們的希望乃至於我們那深切

(18)

的愛就此一刀斬斷！請你別再望我前去看你了！……」

我讀到這里，兩眼發了一回昏花，一切看去都很模糊，似有一種異樣的靈知襲入我的腦海去，催動我的全身蠻野地衝出室外，跑到黑暗的露天下去，奮勇地無目的地跑去，好像去追趕什麼似的嘴裏喊出切烈的聲音道：

「她呢？！她呢？！」

進高小去

巖野

燈節過後，鄰近的小學都開校了。忘記是那一天，只記得那是一個可愛的春日，山上已不見白雪，草木都有了生意。父親負着耒鋤由田間歸來吃午飯。席間，他忽地放下筷子向母親說：

『我想叫仁到高等學堂讀書去，你以為好嗎？』

『到什麼地方去呢？到鎮海？——路太遠了，來往也不方便。我可不大放心。』母親還記得三年前曾叫我到鎮海F學校去的一回事，所以這樣的反問父親。

『不，到石碇去。那兒離此地不過四五十里，來往很便，校長先生又是我們自己地方的人。仁若到那兒去，你可放心好了。』父親又轉向我說，『仁，你喜歡到高等學堂去嗎？』

(19)

三年前母親因為我身體底瘦弱，雖然那時我已十三歲了，不肯放我到外面去，使我在古舊的小學裏又循環地讀了幾本枯燥無味的教科書。這種生活我早已厭惡的了。一旦得了這個求之不得的消息，自然笑顏頓開，立地答應了。母親用了她充滿了慈愛的眼光向我看了看說，『既然仁自己也願意，那個學堂路又不遠，我自然也很高興。但是，有沒有同伴呢？』

(20)

個人，又是初次出門，不是很寂寞嗎？」

我恐怕母親這麼說求學問題又發生阻礙，所以連忙接上去說，「媽媽，木公早對我說過，他的叔叔也想叫他到外面去讀書，我可以約他同去的。」

于是他倆齊聲說道，「那就好極了。你吃了飯就去問一下吧。」

飯也沒心思吃飽了，我祇慌慌忙忙地吃了一碗就飛跑到木公家裏。果然，他的叔叔答應了他的要求。

那天下午父親不再到田間去了。他特地到外祖家去，請他老人家擇個吉日。外祖原是讀書人，提起讀書兩字他最起勁。其實，我之得到外面來讀書，雖然有種種的原因，而大半還是靠外祖獎勵讀書的功勞。「初一，月半，是用不着選擇的。下月初一我將上城去看醫生。就順便送仁進學堂去吧。」父親回來這樣的報告母親。

出門的日子定了，于是父親和母親又爲我辦理行裝。一面托人至城中買棕氈，蓆子；一面又向外祖家借了一隻考籃，向姊姊家借了一隻皮箱。在那籌備的幾天裏，我依舊如往日一般到村中的小學去讀書，可是對於這個學校我格外厭惡了。

三十那天是我短短的生命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天。遠近的親戚們得了我將出門去的消息都

送了路菜來。午飯後父親叫長工擔了鋪蓋，箱子，送我和木公到外祖家去下船。在一陣「順風，順風，」和「讀書中狀元」的歡送聲中我初次別離了家門。母親的含淚的叮囑語我沒有勇氣去聽，只低着頭一步一步地遠離了。

溪水淙淙浮着一葉小舟，順流東下。我只是沈默着。時而仰望天上的白雲，時而俯視水底的游魚。夾岸的竹林，桑園，迅速地向後退去。青山一暈一暈地展開，頭上的青空也一暈暈地擴大。我知道離故鄉是遠了，遠了。同舟八九個人都不和我倆說什麼話，大概他們在怕觸動我倆心中的初次離別的悲感吧。

「仁，你在外面是沒有人照顧的了，冷熱自己第一要當心。切莫過于用功，累壞了身體。到校後就寫封信來，免得我的掛念。」母親一面說，一面淚珠簌簌地落了下來。一陣心酸我哭醒了。但醒後尚有餘哀，我獨啜泣不已。看看天色東方還未吐白，除了遠近啾啞的鶯聲與喔喔的鷄鳴之外，再也聽不到什麼聲響。翻來覆去我再也睡不着了。幸而不久船夫報道船已搖到石碛。于是同舟的人一個個先後的醒了。朦朧中，外祖指着一個隆起的屋頂說那個就是我要進去的高小。這所洋房還是新築成的，我引領望着。

未離家時，切盼早日進校，以為高小的生活一定異常的有味。既到了校門，我却反而有

(22)

些害怕，不敢前行了。我恐怕太寂寞，我恐怕人家欺凌我，我尤恐怕學業落他人之後……

一個年老的校役引我們到校長室裏。他——校長先生——還未起床。外祖因為要上城去，所以托付了幾句就走了。祇賸下我和木公呆坐着，相對無語。同學們已起床的一個一個走將過來，有比我長大的，有比我矮小的，在窗外注視着，更使我心兒忐忑不安。

那天晚上我獨自睡在牀上，想起家中的父親，母親，和弟弟，我不知偷偷地流了多少眼淚。我悔恨不該遠離家門，但立地又被求知慾克服了。

憶巴黎

野渠

(三) 交友之道

我不是一個廣交際者，然而不幸我也略略認識了些人，這些認識的人通常就稱之爲朋友了，我的朋友了；或者只是見過一面，或者只是見過一二次，談過三四句話，招呼過，或者完全是間接的介紹，這樣的朋友，自然早已失掉了古語所謂「同志曰朋，同道曰友」的意義了！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我不敢說什麼，要是憑着我親受目觀的一隅之見，那麼，在實際上，現在的所謂朋友，大都是系住在「利害關係」上的！沒有能超越「利害關係」而結合他們的友誼。爲職務之相近，爲晏處之相接，爲地位，更無論是爲名爲利，爲權勢，而相集合的，爲了某種之故而相吹捧，爲了某種之故而又相煎迫，塵塵利利，於是乎天下多事了！

(23)

在報章上，在雜誌上，我們看到一些洋洋大文的宣言「聯合戰線」者，不久，又是彼此

諷罵，可是，又不久遂又相吹捧起來了！我常覺得這樣的沒有貞操，這實在是與軍閥一樣無二的恥惡行爲，——因爲他們的聯合，與諷罵，與吹捧，都是脫離了學問，思想，見解等等的，都是系住在利用，有如脫却了精神的苟合，不能算作是戀愛。反之，我以爲因學問，思想，見解等等而聯合而諷罵，而讚許——不入於肉麻的過分的吹。——是應當的，可是這却脫離不同於上面的苟合一般人，不以學問思想見解來聯合，諷罵或讚許，他們是系住在鎖碎的個人的一切上，個人的利害關係上的。「翻手爲雲覆手雨」，因爲利害的不同或極端相反，不惜死命的來攻擊，恨不得一刀殺死對方人，——他們以前的知己，現在的唯一的敵人！

這是一種，——其實我的分析不過是瞎說罷了，談不到什麼分析的。習於黃則黃，習於蒼則蒼，因爲一種狎邪的朋友，要想把自己的見解，一切來支使對方人，還要超越了個人的地位來干預他們所不當而沒有權利可干預的一切。而且，自有一種低能的精神薄弱的人能收受這一些。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於是乎交友之道是難了！

朋友應該是有過相規，有善相勉的，尊己尊人，絲毫不預的，這樣的朋友，現代社會，現代的人心呢？！

一個人的環境時時在那裏變，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爲也時時刻刻在那裏變，人那怕是有微點的理知，終究是因着左右前後的一切推迫而他們的感情不時的衝動着！這個，自己還是不覺得的，遑遑然以爲理由與正義！

我有着過度的熱情，常常很容易似的掀起我的憐憫與同情之感了，並且立刻完完全全的忘記了自己！這是我一生吃虧受苦的原因！我每經受一次的顛沛，所謂我的朋友者，便遠走了一大起，這很使我感受到寥寂的悲哀！但是，我常自己這樣想，倘永遠熱鬧下去，又怎樣呢？我是不能懂得這種寥寂的悲哀了！而且，在這個寥寂的悲哀裏，我是怎樣地珍惜而擁着這友誼的溫情呵！

友誼的溫情，一天，近晚，在聖母院旁的小園中，不君與我談及了！他是一個沒有交際的人，不，不如說，他是一個不易交際的人，要與他有友誼很困難，但在有了友誼之後，他是必定 夠全始全終的維持着！他能夠以敵仇來對他的人，亦以寬諒來回答。我雖然常以設想中的美好來維繫對友人之信心，然而不如他了！

他說了：『分別了淡淡的思念，相聚時淡淡的欣喜！朋友不在字裏行間』我最歡喜他所說的『淡淡的，淡淡的』幾字！友誼的溫情，是超越時間與空間與一切的！

誠然，人的一生可以分做幾個時代，幾個還不夠，幾千幾百個時代，——這不是說的什麼幼稚時代，少年時代，及什麼什麼的這樣的時代，我說的是精神上，思想上的，心靈上的時代，各個不同，各個轉換的時代。在這些幾千幾百個時代裏，便有時機為我們所安排好的自然的會親切起來的人，愛酒的人遇着酒伴，愛烟的人遇着煙伴，……日親日近，日遠日疎，那怕是我們有微點的理知，終究是會因着這環境的推迫，不能超越過實際及時間的！

離中國一年半了！還到中國來，一切都已變了，據說中國已經革新了呢！以前聞於世者，如今也新了，以前「新」聞的，當然更新了！一年半前的情事皆已風流雲散！自己呢，自己的心情也好像是變成了法國人了，一絲所繫住我的思鄉思親，兄嫂的天倫之樂，雖然會淡淡的數千百次繫上我孤寂的心，可是淡淡的了！如今是淡淡的歡樂，淡淡的惆悵！將我的心平了！

我是再也不想找尋這些寥寂的悲哀了！說道，我已經沒有朋友了麼？有的，在那遠處，在那近處，在我的淡淡的心裏，友誼的溫情！

我珍惜這友誼的溫情！我僅有的師友呵！我遼遠的紀念着不君，秋風又起了，淡淡的思念罷！

(四) 秋風海上已黃昏

家裏恬靜的空氣，真把我倦客的心緒沉醉了！白天聽着那從街頭抑揚而過的叫賣零食的各種的聲音，彷彿是空谷中傳來的佳音，使我有無限的嚮往於追舊的情緒，那是兒時的故鄉的甜蜜的情緒呵！涼涼的微含冷意的天風從我的室前，廊上拂過有如一個飄逸的靈魂，隱在這煩俗的人間！『你想要些什麼？想吃些什麼？』的隔壁房中老母的喚聲，懶懶的回答一個『隨便！』『我不想吃什麼！』左壁便有融姊的話聲『來吃蘋果罷！』好！拿着一隻大蘋果，一刀切成三四塊，急着將皮剝去了，一口塞到嘴裏。閑着沒事做，捉住小兔與小龍，（我的兩個新生的小姪兒。）常常都是小兔，硬勁捉住了他的兩臂，儘在他的嫩白得比熟蛋還滑嫩細膩的小頰上亂吻着，他便咿呀咿呀的喊！『叫我一聲罷，』——『阿——呀，伯！——』啊，伯！伯！』咿咿啊啊的他便從嘴裏迸出了一大堆。忽然他的頭連連的搖了數下，急喊道：『尿！尿！』我着急得跳起來了，『快點啊！』於是滿屋裏便盈着了輕快的笑聲。

『踏！踏！踏！』他的兩腳在我膝頭亂跳，他的兩小手却抓住我的頸，好像是爬虫似的，癢癢的只是怯笑了，於是只好抱他坐到風琴邊，打開琴蓋，拉出了塞木，我兩腳於踏動

(27)

時，他的兩隻小小的脚却儘往琴鍵上亂跳着，我說他真像一隻小兔兒，我那可愛的小姪兒！一到近晚，那電燈廠裏的機器的轉動的聲音，夜濤似的悠遠似的響着，四壁都已靜寂了，催人入夢的曲調呵！屢屢使我夢想到，如海行的船機的撥動之聲！呵！那淒涼的曲調！融姊房裏的那隻小小的八音琴鐘響着那輕快而活潑的德國小曲！每聽着這個，使我憶想，不止是憶想，使我的意緒完全模糊，彷彿還在巴黎時一樣的心緒了！

那時，去年這時候，我還住在萌日路的金光旅館，我所住的一室是靠近着院子，在院子下，是用毛玻璃遮蓋的屋，就是萌日飯店的廚房了，那是一家中國飯店。每到晚上，從院子裏吹送來的故國的音樂，靡靡之聲，同着蕭條的晚秋的客況，我那不安的旅魂，是常常的跟隨着牠而長逝的！在這樣失眠之夜，我心頭萬千漚溫理那寂寞，如歸時讀熟能背誦的書句，我密密地挹着那哀感，如撫弄那已經曲調模糊了的琴絃！在此時節，千百次咒詛了自己，却也千百次叮囑他的慰安了自己！窗帷是深深的垂着，室內是寂寂的，夜的巨神，兩翼遮撫了這大地，這一切！我那不安的旅魂偏不受牠的遮撫，在漆黑裏放射出死白色的微光！

雖然是這樣的被煩擾的夜，而最不能令我安心的，是那倦怠的午後的時光了，凝視了桌面的書本念法文，那些陌生的字個兒！每一天，後來甚至於按照了一定的時間來光顧的發冷

與發熱，使我常常是放下了書本，躲到床裏去！像這樣的時日，我一想起便覺恐怖，直到我搬出萌日路，直到我搬出杜爾納富路，直到我移往塞納河邊的時候。

可是，巴黎對於我畢竟是可愛呀！試想，走到街道上，那遼闊的旁路與樹蔭，多麼地潔淨而清靜的，抬起頭來，望着那常是飄着一些白雲的天，多麼高偉！多麼闊大！哦！他老是在我頭上，牠老是照着我的，呵！我多麼快慰，我居然常常被擁在牠的懷裏，哦，還有什麼希求呢？我安慰了！更是那可愛的跟着秋同來的薄霧天氣，牠——薄霧，將我們的醜惡的可怕的臉面及一切都遮掩了起來，——我常常見着一切醜惡可怕的面目！而恨我的臉面及眼睛不能用紗遮起來。——這時候，我便登在薄霧裏，模糊了一切，我披上我的外衣，走上盧森堡園，登上那平台時，樹林與小池隱在霧裏如海一樣，霧裏的盧森堡園如海一樣。

我便想念我那故鄉，普通稱爲海的錢塘江！月餘海航歸來的我，再還到那海的故鄉，聽着依然洶洶的濤聲，怒潮東來西逝不息的激動之波浪！青山是隱隱的，碧天是渺茫的！

如今是遠了！如今是遠了！巴黎的霧的海呵！遠在天涯，遠在地角，我將不能見着那閃耀在街角的白日霧中的燈光有如鬼火一樣的，呵！我的心情沉着，我的精神與牠一樣的悒悒，我厭惡那光明的白日，我愛那陰沉，牠才是我所永懷的不忘的故人呵！如今是遠了！如

今是遠了！巴黎的霧的海呵！然而永懷在我的心頭，近近的！近近的呵！

一九二八，一〇，一七，夜深。

一封招領的信

馬靜沉

說起來也難令人相信！記得是兩星期前的一個星期日罷，天氣熱上了華氏九十七度，真可謂熱到極頂了。坐在家裏，一點什麼也不想，一點什麼也不做，還是難免汗流浹背，若再勞動一下，即如最輕易而又最不可避免的捉筆寫字這樣的事，那也立刻就可以使你汗流如注呢。我真不解，爲什麼連天氣也變得這樣壞了呢？而我又感覺得，這確乎不是一個好現象，這似乎與現今的世道人心都頗有點關係罷！至少，就是那些見了人第一句說「今天天氣……哈哈……」的偉人們，也不能那樣圓滑廣大，不說出「今天天氣真熱……」的話來。因爲天氣實在熱得令人難耐了。

但是，一個人總需要喫飯。需要喫飯，就非得要勞動不可，無論是勞力也好，勞心也好。我，自然也不能在例外，就是在暑假期內，就是在星期日，也仍要在這驕陽（本想用「赤日」二字，但「赤」字是當今的國諱，不敢觸犯，故改用「驕陽」二字以代之）直射，汗臭薰蒸的所謂馬路上行走，然而沒有走出巷口，汗就已經濕透重衣了，於是乎想：「車錢不可省也——烏可省哉？」這樣想着，立刻就跳上一輛似乎正等候着我的黃包車

牠就載着我飛奔而去了。

坐在車上，雖還是熱，然而因為本能上總還有一點所謂忠恕之心罷，以亡之身比車夫之身，就有十分熱也覺得只有八分了。

說了這許多不相干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原來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我正兀坐車上時，偶一寓目座側，才發見有一疊字紙，檢起一看，是六張藍格的稿紙，然而上面寫的却是一封信，字跡很潦草，並沒有按着格式寫的。我因為無聊，或者又因為好奇罷，就匆匆的默讀下去，啊，真使我又驚奇，又惋惜，甚而至於頗有點悲哀了，——這個，也許就是人們所稱道的同情了罷！

可惜，這信沒有信封，既不知寫信的是誰，住在那兒，又不知這位受信人素明君是誰；不過就信中所說的「小巴黎」看來，或許是寄往上海的罷，然而誰又知道素明先生住在上海的什麼地方呢？

我因為讀了這封信受了點感動，一面很怨寫信人的疎忽，同時又不免惋惜這寫給一個相別半年的朋友的第一封信竟爾遺失。沒法子，我就將原信抄下寄給在上海出版的我所愛讀的刊物「語絲」去，請受信人素明先生破費六分大洋收領，——這是說語絲能夠

發表的話；如話絲不能將此信發表，那麼，此外我也更想不出能夠發表這樣的信的地方，那就只好任牠變成灰消逝了！

一個大熱之夕，拾信人附記

素明！

像這樣鋪開紙，磨好墨，寫上素明兩個字的事，已不知是多少次多少次了。我有什麼話可說呢？有時覺得蘊藏在心中的話已經很多，恨不得立刻一齊都瀉盡無餘才痛快一樣；然而有時若得暇一鋪紙磨好墨寫上素明兩字的時候，苦思多時，竟一個也寫不出來。朋友，恕我，我真對不住你！

屈指計來，我們已經相別半年，而這半年之中，我竟不會給你寫過一個字。我總覺得，如今，我只是一具活屍了！（但請你切勿誤會，這個活屍，既不是托翁的那部名作「活屍」，也不是五（？）年前在北京某報副鑄上大登其「陳屍於空氣之中」的那具老而不死的活屍。）我沒有所謂「靈魂」那些偉大高妙的東西，精神也沒有，身體更是弄得千瘡百孔，沒有一個時候，沒有一小部分是舒適的。我已完全和一個「死人」無異，……總之，我是沒有

一點兒像一個活人了！

有時也未嘗沒有一些感動，覺得這樣下去，真是何必活呢？然而，我却偏不相信，我却偏要想這樣再活下去，雖然我明知我的身體一定不會給我爭這口氣，不能容許我活到我想死的時候再死，但是只要我能活一天，我總要多活一天下去的。我之所以想這樣再活着，並不是想等候「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時候的到來，也不敢因為「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我不過想多活一天，就可以多看一天，看這個世界究竟要弄成怎樣一個世界，看這些人們還要幹出些什麼新奇高妙的把戲來！又有時也許會被引起一點亞拉藉夫所謂的「憤激」，而暫時也被激起一點勇氣想去——然而，立刻自己就警覺了：原來我是已沒有那種資格，而且任何方面也都是不能允我的了！

我還有什麼話說呢？朋友，你們都當作我死了好了！

（十七日夜黃昏時）

人生就像一個逃難者，逃得出頭關，逃不出二關，而且還有三關四關……重重圍困着在呢。古今中外，有幾人能逃出這所有的關隘呢？逃出家庭，逃不出社會；逃得出名譽，逃不

出金錢，愛情。人類，這本就不是好東西！「自私，自私，第三個自私」，這就夠包括全體的人類了！

朋友，我很痛苦，這是真話，這決不是像那些學時髦希望博得他們愛人的青盼的青年們寫情書做情詩時所說的「我很痛苦」。我痛苦，我痛苦得不言，不笑，不哭，也不叫喊，我痛苦得只想全世界都隨我一齊毀滅，或先我毀滅，這就是我現在唯一的最大的夢，然而也只好終於讓牠是一個夢罷了！

據「往星中」裏的那位天文家說，「在全宇宙裏每秒鐘或者要毀滅一個整世界」，那麼爲什麼不快快地，愈早愈好地將「這個」醜陋的世界毀滅掉呢？我相信在全宇宙裏一定不會有比「這個」醜陋的世界更壞更糟的世界了，那麼真個會要好人先死，壞人最後才死麼？

朋友，你現在讀了這些話，你一定要覺得奇怪，因爲在去年的秋天，我們分手以前，我那時是怎樣向你說的？我不是說，我的雄心還未死，我雖然困窘到那樣，然而我還是想多讀一點書，預備竭盡我有限的力量去研究這奇妙的人生。然而，如今，朋友，我是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了，我更覺得也無須這樣費事了。我如今是，只想多看一點這猿猴不如的人類究竟

還要幹出些什麼滑稽的把戲來，如我前一段所說的。

今年春天，我因為受了點感冒，不得不去找醫生，醫生說我的神經，心臟，肺臟都很衰弱，應該特別當心。我當時向他笑問，我可以活到四十歲否，他答道，「如果自己當心，或者可望活到四十歲；如果仍是這樣生活下去，那却很難說……」我很相信他的話。雖然我現在僅僅纔二十五歲，然而我很明白，我的身體的各方面却決不止這個年齡。我若幸而能夠活到四十歲，那已是出我意料之外了；因為在最近這一月來，我的病象更使我十分明白我的肺病也成功了：咳嗽，心房悸動，不住地吐痰，痰內帶血，……這些，既使我的身體不安，更使我的心意灰頹到萬分了。我還有什麼呢？——我還能有什麼呢？……

如今，我真是戀無可戀了！——我還有什麼可戀的呢？我痛苦，我說不出為什麼痛苦，但至少，請你相信我，我不是因為我窮困到這樣才痛苦的。窮困算得怎麼一回事呢？——這不是我無聊地說出這句大話來自己解嘲，我想你一定相信我，因為我這年來所受過的窮困，你總能知道一些的。假如這些窮困都不算是窮困，那麼，朋友，這個世界上便不會再有什麼窮困了！

朋友，相別後不知不覺便半年了，這半年以來，我的生活狀況是不堪重提的，而且我也

想盡力把牠們忘記，——我記住牠們有什麼用呢？很幸福，我現在居然忘去很多了。不過假如你一定要我告訴你我的生活情形，那麼，很簡單，只有兩句話，就是，有時是蟄居終日困處愁城，有時又整天奔走，大鬧大笑：然而我總覺得這都是「差不多」的。

人喫人，連親人也喫，孩子也喫，你以為這是謊話麼？朋友，你錯了！現在我就是一個正在被人喫的人，被自己親人喫的人！我若再不想出一個好計逃脫，我就快要被他們喫完了。

（十八日夜半）

半年來總共沒有寫上過六封信，別的更是什麼也沒有寫過。今天偶在自己的的一本破舊的已用過兩年的記事冊裏翻到一些憑一時感覺寫出的斷片，翻尋了多時，才斷斷續續地尋出了九段，這也許就是半年來的成績了罷。今天重新看到，覺得還有點意思，乘暇就把牠給你抄在下面；又將不知何時抄在這本小冊子上的「華蓋集」裏的一句話也寫在前面，並且再給牠五個字的題目，算是一篇完全的東西罷！

化石的碎片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爲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一封招領的信

——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五

在這個世界上，多數人永遠是少數人的奴隸，——永遠是！

○

「結婚」是有很多的條件的；「愛情」却沒有條件。

○

我懷疑一切，就是無人不承認的所謂「天性之愛」，我也祇能認為牠是一種比較更合於自私條件的東西罷了。

○

最熱鬧的場所，便是最寂寞最荒涼的地方。

○

秋天是全宇宙的象徵。

○

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過都是「互相利用」的關係；而男與女之間的關係，也不過是互相利用的關係罷了。

○
女人壓迫女人，勝於男人壓迫女人。

○
「愛情」能使人醉，能使人哭，能使人死。——總之，這是一樣宇宙間超乎一切精神物質的怪物。

○
生活，愛情，名譽，事業，享樂，死亡，——他們密密的織就了人生。

我近來偶爾有一個時候，很想提筆，但又覺得實在沒有什麼可寫的。譬如給你寫這封信，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鼓了若干勇氣才寫了這麼多！現在就此「帶住」罷，不然，又不知要擱到那一天才能再寫下去呢。

朋友，原諒我！朋友，祝福你住在那號稱「小巴黎」的熱鬧地方一切都平安無恙罷！

粟舟，六月二十三日晨。

近代文藝的背境

內崎作三郎著 王璧如譯

近代文藝，尤其是歐洲近代文藝，都是以各國民的歷史和文明做背景的。

故本書先追溯古代的希臘及希伯來文明，次叙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再次則叙近代的社會背景，然後詳論歐洲各國——法，俄，北歐，意，德，英——的近代文藝，使讀者極易理解。凡欲明了歐洲的近代文藝者當以先觀此書為快。

獻給戰後遺留下的同胞

萬里長空塵蒙着萬千淒涼的骨，
無定河裏永流着無盡期的血！

慘澹的月下，

我聽到水獺讀着祭魚的哀文。

秋心的黃昏，

我看到狡童調笑着數棄之離婦！

人都勸我讚美高飛天際的鷹，

說他是超一切權力之王。

誠然！下民永製着腥臊的戰煙，

做了翱翔隨處底御褥的黯雲。

我感到淅瀝的苦雨，

獻給戰後遺留下的同胞

(41)

(42)

也願是世界流不盡之淚！

附 錄 第 四 卷 第 四 十 七 期

四 二

隨感錄

二〇二 連上帝都不能懂

侍 桁

英國近代詩人中，有名底最難了解的，是布朗寧。他的某一首詩，有批評家說，除去第一句與最末句是能夠了解之外，其餘全篇是完全迷糊的。

因此傳說有一件軼事。當代有一位時髦婦人拜訪布朗寧去，同他說道：「先生的詩好是真好，只可惜不能了解。」

「是的，我的詩除去我自己與上帝之外，旁人是不能了解的。」布朗寧坦然地答着。

妙處是在布朗寧肯有這種自信，信得住自己的詩除去自己之外，尙有一個上帝能夠了解。寫到這裏，想起近一二年的中國新詩壇來了。詩句是否拙劣，音節是否調協，都還不是問題，最使人難堪的是，每讀完一首詩總是不知我們們的詩人要說些什麼，確確實實地是莫名其妙。不過這種矇矓詩體，好像還是真有勢力，風行於一時。

(43)

假想若是也有人找了他們去，問道；

「先生，你的詩是真難懂啊！」

「是的，你們人類固然不用說了，我的詩除我之外，就連上帝都不能懂。」
我想他們一定能夠這樣地答覆你！

二〇三 挂牌的大家

血呢

在不久之前，我們貴漢口曾發見幾個掛門牌登廣告的藝術大家，文藝大家。我會聽見兩位大家的金言有這麼一段：

藝術大家：「我總要想法子弄過幾萬塊錢，沒有錢總是沒有人捧，這個世界是這樣子。」

文藝大家：「我是提倡新戲的倡首者，在上海北京都跑過。不過我最近是喜歡舊戲，舊戲就是西洋所謂象徵派。」

二〇四 經濟學

血呢

做幾件漂亮的衣服穿着，過江的時候，可以少給幾個錢，甚至不給，收票的人也不敢把

你怎麼樣；決不至於像對穿破衣服的人那樣兇狠。這樣，你零零碎碎積聚下來的錢，又做得幾件漂亮衣服。

二〇五 「查禁之書報」

佣

在本年九月間，浙江黨指委會曾發出一張「查禁之書報」的表。據說以下各刊物是「言論乖謬」而「存心反動」的。但那時却並不禁止：書店仍能賣，郵局仍能寄遞，當然有兩三種是例外。

大約一月餘之後，省政府似乎和指委會合作了！有一封公函，兩者會銜禁止下列的書報：罪狀當然是「言論乖謬，存心反動！」；辦法是：一面由所派檢查員扣留；一面由各郵局停寄。可是最奇怪的是後一表比前一表少兩種刊物名稱：再造句刊和民衆日報。大約取舍之權則操於省政府，因為民衆日報是有名的反對浙江省黨指委會的報紙呀！

爲「國民政府（革命的）」的史實起見，特地将那表抄給語絲發表，可以給現在的和後來的人們參考。（次序按第一表，即黨指委會所發出的。）

(45)

(一) 戰線

(二) 星期

(三) 江南晚報

- (四)夾攻
- (七)布爾塞維克
- (二〇)幻洲
- (二三)燈塔
- (二六)革命週報
- (二九)建國週刊
- (三二)高老師
- (三五)新俄短篇小說集
- (五)醒獅
- (八)語絲
- (一一)青年戰士
- (一四)突擊
- (一七)再造旬刊
- (二〇)一條鞭痕
- (二三)戈壁
- (六)無產青年
- (九)新路
- (一二)流沙
- (一五)洪荒
- (一八)民衆日報
- (二一)短褲黨
- (二四)太陽月刊

附註：(十七)和(十八)不列于第二表，大約還有流通于浙江的可能吧。

十七，十一，一，杭州市。

二〇六 閒談

羽衣客

廣州市永漢戲院放演『俄國革命史』The Volga Boatman (滙譯黨人魂)的畫片，竟被公安局禁止了。禁止的理由，聽說是因為革軍戰勝皇軍戰敗的緣故。

呵哈呀！這種「杜漸防微」的計劃，真個是要逼班「深謀遠慮」的老同志才想得出來。永漢戲院也真太該死了！當這「革命成功」「天下一統」的當兒，不去找些「歌舞昇平」的片子來放演，偏要演什麼「俄國革命史」，簡直是「胡塗」「混蛋」！難道你們又想打什麼主意不成？

廣州市的氣象，確是不同了。名馳中外的梅蘭芳，已肯來犧牲色相，慶賀太平，歡迎的牌樓搭得有幾丈高，梅郎的情影高掛在牌樓上，多麼好看呀。全省運動會的彩棚，搭得紅紅綠綠的比酬神還愿的拜壇還要艷麗些，多麼威武呀！這些，當然都是太平盛世應有的新氣象呀，何物永漢戲院竟敢「離經畔道」的演這種大逆不道的片子，實該判以反革命之罪——打靶！

小子僥倖是在此片被禁演之前去看的，大約是因為自家太沒有革命性的緣故吧，——不，不，是因為在「政通人和」的政府之下，實無須要革命了——始終却不見得有什麼違背三民主義的事實演出來，雖然一班無產階級者也會到某王爺的府中去大吃大喝了一頓，說是，結果王爺也並沒有什麼大損失，還不至於使得這些高官厚爵者抱兔死狐悲之慨吧！

二〇七 瑣語五則

N T

一

一個鄉下的老先生對我說：『現今的學校好似蠶娘飼蠶。吃得下的日夜長大，不的，就夭亡了。』

二

真理在宇宙間猶如數學上的無限小數。我們只能得其近似。把它演多一格，則所得的更為精密一些。

三

在草地上剪刈的軋草機也是剷除不平的工具吧。

四

上海有陸稿荐，杭州有張小泉；北平有未名半月刊，上海有未明月刊；郁達夫有雞肋集，金溟若有鷄零集；有在上海的魯迅，有在杭州的魯迅；有作故鄉的欽文，有作入鄉認的欽文……

五

石縫間有青草，水門汀牆壁的裂縫間有青草，原是極自然的一回事。